

台北 一夜一千零

黄子音 著 花城出版社



黄子音 著

台北一零零一夜

花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台北一千零一夜

黄子音著.

- 广州:花城出版社,2002.12

ISBN 7-5360-3939-5

I. 台...

II. 黄...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94427 号

责任编辑:孙虹

技术编辑:赵琪

封面设计:王越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经 销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

印 刷 肇庆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广东肇庆狮岗)

开 本 850×1168 毫米 32 开

印 张 6 1 插页

字 数 100,000 字

版 次 2003 年 1 月第 1 版 200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8000 册

书 号 ISBN 7-5360-3939-5/I·3208

定 价 11.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眠在一千零一夜中的女人

(代 序)

天官赐

偏爱黄子音的文笔与感觉，像白色的镜子照出现实世界，一点也不矫情、不煽情，像活生生剥光衣服干瘪瘪的女人一样，看了她们的故事，欲望的遐思减到最低，对女人的一些感伤却油然而生。

也许真的有人会好奇黄子音是什么样的女人，能那样无视男女之爱的周旋在男女之间，她的文字却坦白地把真实的男女刻画了。她笔下的男女都很真实，一点不要深刻，她们真实得都很可怜，却不会仁义道德的很可笑。她写下都会生活的纸醉金迷，写下人性私处的苦与梦，她的小说真的不只是一些欢场的故事，却有太多男性和女性的沉思。特别，黄子音是个生活经验中的女人，或更好说是游戏人间，当她身为女人，那么率性的写下女人的故事，因为她是勇敢的女人，

所以真实的女人便写得令人感动，她们周旋的男人乏善可陈，无奈的悲剧总不可避免。

看了黄子音的作品，女人的悲剧似乎也不重要，反正男女就是那么一回事，没有坏人，都是无聊又没意义的人生与无趣的生活，欲望变成生活的主题，其实更是活下去的借口。而欲望的爱恨得失，也只挣扎着生命的自尊，因为人生太没意义，欲望才那么重要。

老实说，真的好奇黄子音笔下形象纷至沓来，那么准确的在一刹那间，就雕刻了一个生活在四周的女人，她有些白话口语的几乎没有逻辑的文字，咀嚼得令人兴奋异常，她一定不是人道主义者，也不是以写作为生命的人，她更像玩家，玩得什么都不想，任着感觉去驰骋，任着感觉的心思在稿纸前记录一些往事，所以她的小说经常有偶然的机遇产生，不必绞尽脑汁，不必呕心沥血，看不出痕迹，在这方面，对黄子音的文字很羡慕，也很尊敬。

因为欣赏，所以没有批评，但黄子音自写下《一个叫林阿昭的女人》以来，她的作品一直在进步，生命的成长与成熟，使她逐渐跳出了女人的小框框，扬弃了一些小女人的卑微，而直探入生活的男女，徘徊在男女的欲望和爱情之间，她对爱情也许不相信，也许总是保持距离，也许不要读者有太多幻想，没有幻想的爱情，一定是从欲望上建立的。她的大众小说有些在欲望中拓荒的工作，保持心理距离让男人去想，让女人去哭。

黄子音的小说里刻画的是“欲望典型”，我用典型去形容的理由是，她小说里的男女我们都很熟悉，身世也不传奇，之所以会吸引人一口气看下去，因为她们反映现实生活而获得，也一定在她熟悉的心中，糅合了那么多女人，包括她自己，在她心目中有好多年的记忆，然后跃然纸上就是活生生的呼之欲出。

我一定不会用“可爱的女人”去形容黄子音，她是个可怕的女人。她的作品中许多感觉准确得可怕，她的小说结尾时永远是独断的结论般戛然而止，“没有未来”是看完她小说的心情，像随便编个谎言或笑话，谁也不当真，谁也不在意，反正并不重要，而且人生的未来是福是祸，谁也不知道。仿佛间良家妇女和上班小姐谁比谁更幸福，面对生命的真诚，我们都哑口无言。

祝福一千零一夜的黄子音能睡得更美，她的作品能更上层楼。

目 录

1 眠在一千零一夜中的女人（代序）

1 酒店里的女人对话

26 冰井

50 她的男人

77 最后的处女

104 甜蜜买卖

131 欲望城

156 这一站，不到天堂

酒店里的女人对话

那种什么烂货的女人

连计程车司机都要勾搭……

我先生也是一勾就被人家勾上……

梦思从镀金壳子的香烟盒中抽出一根香烟，坐在她对面那个留着爆炸头的女人开口了：

“对不起，可否借支烟抽？”

“当然可以。”

于是那女人借此坐到梦思的身边。在这之前，她们俩已相对默默无言坐了很久。在幽暗的光线下，彼此偶尔会打量对方一眼。

那女人脸上不时有股想要搭讪的神色，但几次都及时拉回自己，梦思能够感觉得到，但由于她自觉这女人不论在气质、容貌以及装扮上都差她一大截，便有意无意摆出

酒店里的女人对话





一副较高贵的姿态来，将气势压过对方。

若是换了另一个场合，她可能就无心去注意别人，但这是在酒店里，而且只是一家小酒店，她觉得自己无形中就被降了一级格调，就因为如此，她心理上越发地不愿跟同是上班的女孩为伍，其实此刻她也是希望能找个人跟她聊聊天，酒店的气氛相当沉闷，她已经待得不耐烦了。

那女人点了烟，装作老练地将烟吸入肺里，再从鼻孔喷出来，差点呛得咳嗽。她忍过一阵难受，然后搭讪道：

“我叫若兰，是刚才的那位许经理替我取的艺名。你呢？”

“我叫梦思”。

“你也是今天才来应征的吗？”

“是啊！”

“你以前在哪家做过？”

“这是我第一次到这种地方上班，我以前从来也没有做过，我白天还有工作，是在一家外贸公司当会计。”梦思为自己辩护什么似地说。

“哦……那很不错啊！当会计，一个月薪水多少？”

“薪水要是多的话，我晚上还出来兼差做什么？”

“真的，要不是为了赚钱，谁愿意到这种地方来上班？”

梦思觉得对方跟她有点同仇敌忾的相投味，就不禁仔

细端详了这叫若兰的女人几眼。她的侧脸很长，两颊削瘦，鼻梁骨中间隆起一小块，化妆品用的是劣质货，而烫过的爆炸头形状就像一把喷出的干草，根根耸立着。

虽然她坐在那儿，但可以看出她的身材很高，大概有一六五厘米以上的样子。她穿了一套白色底蓝色小圆点的洋装。梦思注意到她腿上的丝袜几处有抽丝的痕迹，还有鞋尖也磨损得厉害。从她身上发出的味道仿佛来自旧箱中一块发霉褪色的布——她甚至穷得连香水也买不起吧？

“那你以前也从来没上过班吗？”梦思问。

“没有，我也是第一次上这种班，不过我很早就知道有这类地方。我是不敢到大的酒店去上班，听说那边的小姐都竞争得好厉害，瞧我这副德性怎么去跟人家竞争？我只有找这种开在小巷子里的酒店，也许还可以混一混。你知道我有多可怜，我在替我先生还债，他欠下人家一屁股债，现在坐牢去了，结果只有我来替他收拾烂摊子，哼！他养的那个女人肯帮他还债吗？这个没良心的东西！”

“你结过婚了？”

“我十九岁时就跟了我现在这个先生，我这一生中还没有交过别的男人。我是浙江人，我先生是台湾人，当初我听人家都说，要嫁还是嫁给本省男孩好，因为本省男孩比较老实节俭，也肯吃苦耐劳，外省男孩就比较花心，而且油腔滑调的，又贪享受，其实这也不一定，我现在是后





悔也来不及了，都已经生了三个小孩。”

“那你出来上班，小孩谁带呢？”梦思问，但无意关心她。

“我婆婆——就是我先生的妈妈在带。虽然她带的是自己的孙子，可是却还舍不得花一块钱在他们身上，什么钱都要向我拿，现在我每个月贴她六千块钱她还嫌不够，孩子生病了她也不带他们去看医生，只随便给他们吃点成药。

“昨天我去看我的孩子，我那老大告诉我，他说他们每天早上的早餐都只是酱油泡饭再加几块咸萝卜干，有时候阿妈懒得给他们准备中午的便当就教他们每人泡一包生力面吃，这成什么话嘛！孩子是她坚持要带的，说要是交给别人的话她不放心。我每天辛辛苦苦卖面赚来的钱一部分给她拿去，一部分又要存起来还债，我自己呢？一年到头舍不得买件衣服，吃也吃不好，穿也穿不好，这些都不要说了，吃点苦倒无所谓，但我得到了什么？如此牺牲总应该有代价啊！没有！我先生一点也不领情，他对我坏透了。

“像上次我到牢里去探望他，烧了一锅梅干菜扣肉带去给他吃，那是他最喜欢吃的，他却连谢也不谢一声，还说要烧就再多烧一点，他好分给他牢里的弟兄吃。他从来也不会问问我的近况怎么样，孩子胖了瘦了他全不关心。

末了他还向我伸手要一万块，说没有钱他日子难过。我告诉他我拿不出那么多钱，他便对我大声吼道：‘弄不到你也要想办法去弄！’然后挥挥手叫我走，那样子就像在挥一只讨厌的苍蝇似的。我知道他为什么不高兴，因为他那个姘头自从他坐牢后就一直没去看过他。”

若兰从皮包里拿出一张面纸擦着面孔。梦思以为她哭了，一时不知所措地望着她。而她却转过脸来对梦思笑：

“这化妆品弄得我的脸好痒。空气真闷，我好像闻到死老鼠的味道。”

“也许就在附近角落有死老鼠吧！”

若兰——她的真名叫永兰，自从踏进酒店的那一刻起她就不再是永兰了。其实叫什么都一样，只要她能脱离过去，然而过去的尾巴还紧紧地黏在她身上——她总以为那是黏上去的东西，后来才发现是她自己生出来的，但如果不回头看，便也看不到它。

现在她急于攀附住眼前的日子，可是她又要怀疑。她觉得这叫梦思的年轻女孩似乎有着比她稳定的心思，以及悠闲而平常的态度，仿佛是个历练过来的人，她不禁对她产生了某种先入为主的信赖感。

事实上她的表白也像是说给自己听似的，像不说出来就不能肯定她所持的是有理的一方。有次她坐火车回屏東老家时，在车上也是如此和一个女人攀谈起来，不过后来





想一想，似乎统统都是她自己的话，教她嚙住声音好似教她承担全人类受的痛苦一般。

久而久之，她所表现出来发泄郁闷的态度就成了一种夸张的形式，说词也往往加入了一些想像的色彩进去，但并不是每个人都对她的故事感兴趣的，她也不管别人感不感兴趣，反正就把肚子里的话如倒水般的汨汨倾泻而出，浇了人一头一身都是，躲也躲不了。

此刻她见梦思没有追问她什么话，就自个儿又继续说道：

“所以说我为什么要来上班，还不是想多赚点钱将来看能不能够脱离我们家那个，不过我知道他是不会放过我的，要是他知道我在这种地方上班他不杀了我才怪！”

梦思只得装作感兴趣：“哦！有这么可怕吗？难道他是个流氓？”

“我当初嫁给他的时候根本看得出来他会变得这么坏，那时他只有二十五六岁，和女孩子讲话都有点害羞，虽然他只是在一家小公司当个最起码的小职员，可是我父母认为他很老实，将来不可能欺侮我，就鼓励我跟他在一起。

“他们那时候的观念是女孩越早嫁出去越好，因为我们家也是靠摆面摊为生的，负担重，孩子又多，他们便只栽培男孩不栽培女孩。我初中毕业就一直待在家帮忙卖

面，也很想早点嫁人，我和我先生只认识了差不多半年就结婚了，因为他妈妈也在催促他早点结婚。

“在结婚之前我根本就没多作什么考虑，婚后孩子一个个陆续出生，每天照顾孩子都来不及，哪还有时间跟他恩爱？其实他也不需要我爱他，你知道吗？有很多时候他根本不需要我，也不需要这个家似的。像以前他每天总会编一些借口弄得好晚才回来，结果我知道他在打台湾麻将，但是我一问他他就变得很不客气，说他养这么多人已经够苦了，如果连下了班的一点娱乐都要被剥削掉，那他活着干嘛！不如早死早去投胎好了。

“他的意思好像是我和孩子把他拖累了，什么话嘛！但他需要我的方式又是另外一种，那就是他时常夜晚不管我有多累多疲倦，即使睡着了他也会把我弄醒，反正他想要他就要，根本不在乎我的感觉。好了！每次做完那事后他便翻过身去呼呼大睡，我呢？却给他弄醒了一直没办法再睡着。这种男人你说可恶不可恶？”

梦思不知如何置评，便只是淡淡笑了笑。

“更可恶的事情还在后头呢！”若兰刚告一个段落，马上又再接再厉下去，仿佛怕情绪中断了似的：“我不是说他看起来很老实吗？其实才不呢！我是太傻了！所以才会被他耍来耍去。记得后来有一次他跟我说：‘唉！阿兰啊！我们公司最近来了位小妹，也是从屏东来的，父母都去世





了，一个人无依无靠挺可怜的，年纪又小，才十七八岁。这两天她在找房子，可是现在外面的房子都好贵，她又没什么钱。我想其实她可以搬来跟我们住，反正三个小孩挤一间还有剩一间嘛！房租就意思意思拿个几百块好了。而且我是想她还可以替小孩子补习功课，这一点她也说没有问题。怎么样？咱们一辈子都没做过一件好事，就做这一次吧？’

“他这么说跟真的一样，我倒没有怀疑他什么，因为他本来就是一向对外人比对自己家人好，不过有时候他也挺关心小孩的就是，可惜只是口头上的关心，教他拿出耐心就不肯了，这些不说，反正那时候我是答应了他，其实不答应也不行，他准会跟我吵一架。第二天他就把那个女孩带回家来，什么十七八岁，我看至少也有二十二三岁。

“那个女孩姓王，叫王家玉，倒是一来就对我表现得很亲热，口口声声叫我徐姊姊，当晚就帮我烧饭，饭后又抢着洗碗，哼！也只有刚开始那么几天，后来还不都是我自己做！她倒舒服，吃完饭我洗碗，她和我先生坐在客厅里看电视，嘻嘻哈哈地聊天，好像他们才是夫妻，我是他们请来的佣人似的。房租只贴我五百块，我还得天天给她准备一个便当。

每天早上我先生用摩托车载她一块上班，有时也一块

载她回家。而我发现自从这个女的搬来后，我先生的台湾麻将就渐渐少打了，变得比较喜欢回家。其实我孩子也还挺喜欢她的，但是他们这么小，又懂得什么？她后来等于完全介入我们的生活中，连有一次大家去看电影时，她还坐在我先生跟我的中间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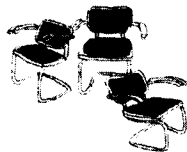
说到这儿若兰又顿了顿，仿佛要回味一下当时那种难言的滋味。梦思不禁也听得有点入神起来。她再从烟盒中拿出两支烟，递一支给若兰，先替对方打好火，然后给自己的点上。

“难道说你先生和这个女的之间真有点不寻常吗？”梦思把方才的话题接了下去。

“你听我说啊！”若兰清清喉咙继续说道：“我是觉得他们两人有点怪怪的，可是我怕如果去对我先生兴师问罪的话，他一定会发脾气，再说他们也没有在我面前做出很过分的样子，我没有证据可以证明那女的和我先生之间有什么暧昧关系，不过我反正是觉得受到一种压力就是，而且那时我每个礼拜总要带孩子回屏东的娘家一趟，我以前是住高雄，离屏东不远。每天我都是星期六下午回去到第二天星期日下午才回来，这段时间正好给他们俩在一起的机会。

“因此有一次我就故意装作要回娘家，然后把孩子寄在我一个朋友那里，到了晚上十二点多时我就一个人偷偷





跑回去。果然没错，他们两个人当场被我逮到同睡在一张床上，还抱在一起睡呢！这下子我气得要去寻死，被我先生拖住了，他居然一点也不表示悔过，还敢对我理直气壮地说：‘好吧！既然你知道了，那我们今天就把话摊开来讲，家玉我认识她在认识你之前，本来我是准备要跟她结婚的，只是她父母不肯，现在她父母已死了，她来找我，我当然应该要对她尽一份责任——’我先生还没讲完我就大声打断他，我说：‘噢！你对她有责任，你就对我、对我们的孩子没责任了是吧？’没想到那个什么臭女人这时还好像不高兴地插嘴说：‘徐姊姊，你不要这么大声嚷嚷，有事情大家想办法解决就是了嘛！为什么不能冷静一点呢？’我气得都快吐血，我说：‘要是换了你，你能够冷静吗？我问你，抢人家丈夫是什么滋味啊？’

“我这样说我丈夫居然叫我闭嘴，我看他都快要打我了，妈的！他要真把我打死也就算了，偏偏他是个胆小鬼，不敢杀了我再和他的情妇双宿双飞去，他怕死！哼！凶过之后他又跟我来软的，把我带开到一边去，拼命对我说些好话想要安抚我，目的还不是希望我接纳那个女的！那个臭女人也在一旁哭了起来，越哭越伤心似的。嘿嘿！真奇怪了，到底应该大哭一场的是谁？怎么我先生被抢了我不哭，她反而倒无限委屈似地在那儿大哭特哭。

“这女人也真无聊，什么男人不好要，她一定就要我